

不辞而别

■吴孔文

一座老房子,前段时间还充盈着丝竹之声,突然间就缄默不语失去生机,满腹心事不再向人诉。悄悄前去探望,但见墙角杂花应时而开,如守约的君子一般,等待着有缘人前来一晤。

有些人有些事,会突然不辞而别,令你猝不及防。世事无常,许多年后,面对遗址或废墟,免不了会怀疑,那些花是否开过,那些人是否来过,那段爱情的结果是否真的花好月圆?

金庸的小说中,总不乏这样的镜头:一场血战大浪淘沙,最后留下了几位英雄人物,顾不上把酒言欢,即有一个人出来拱手朗声说道:“各位英雄就此别过,江湖再见!”然后,君向潇湘我向秦,飞身上马绝尘而去。一旁看书的你,甚至有想流泪的感觉。

有些人是在突然之间消失的。某位朋友,前几日还与你聊国际大势,聊驿路花开,聊针头线脑,然而,时间在他身上毫无征兆地戛然而止。当你翻开与他的通讯录,文字还在,声音还在,可人不在了。他的声音与文字,成为历史的一部分。

辞别,并非都是风吹柳花满店香,吴姬压酒唤客尝,芳草萋萋,酒浓诗浓。凄风冷雨中,李叔同送别破产的朋友,返回家中时,浑身被凉风吹透,于是提笔写下《送别》词: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,晚风拂柳笛声残,夕阳山外山。

有些人,有意与你辞而不别。文友、酒友、茶友、牌友、钓友,走着走着,就有人离群而去。离去的理由千千万,不必去刨根问底。我喜欢那段歌词所表达的态度:朋友啊朋友,你可曾想起了我,如果你正享受幸福,请你忘记我;朋友啊朋友,你可曾记起了我,如果你正承受不幸,请你告诉我……

工作关系,我经常与那些古书残卷打交道。清乾隆版的《光州志》中,光州所种的稻子,就有芋麻鲜、银条占、青杆占、百合占、杭梗等品种。光州是我的家乡,几百年间,这些稻种都不辞而别,不知道它们都去了哪里,但我相信,我的身上拥有这些水稻的基因,保留着某棵稻子的属性:春天扎根泥土,夏天努力生长,秋天要收获了,低下谦逊的头。

年纪越大,越不敢回眸儿时的村庄,那些熟悉的音容笑貌,怎么突然间就消失不见?桂花出嫁、老奎去世、小桂子当兵离家、铁蛋远迁新疆之时,我都不在场,他们都是不辞而别的。每次回望村子,我总感到胸中微痛,眼眶发热,忍不住地想起他们。

最普通的别离,是时间的不辞而别,不迟疑、不纠结、兀自向前,决不回头。有时凝视自己儿时的照片,童真、悠然、青涩,不知未来的艰辛与荣耀、平凡与寂寞,感觉年轻真是千金难买。不过当下亦好,有这么多苦难、磨炼和经验打底,行进勇气足得不能再足了。因此,作别昨天时不再后悔,放眼未来时也不再害怕。

■翟艺杰

《家后》,这首闽南语歌坛的经典之作,细腻地勾勒出闽南老一辈夫妻间那份含蓄而深沉的爱。其中一句歌词,尤为触动我心弦:“等待返去的时阵若到,我会让你先走,因为我会阮甘,放你为我目屎流。”每当这悠扬的旋律如潺潺溪流般在耳畔响起,我的思绪便似一只轻盈的蝴蝶,不由自主地翩跹回外公离世的那段黯淡却又满含温情的时光。

闽南人对往生仪式的重视,犹如一场庄重而神圣的仪式剧,既烦琐得如同精密的齿轮咬合,每一个环节都紧密相连、不容有失,又充满着令人动容的温情,仿佛是生者与逝者之间最后的深情对话。至亲离世的哀伤,如同一张无形却坚韧的网,被一系列精心筹备、有条不紊的仪式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。从接待那些远道而来、带着哀思与敬意的宾朋,到配合仪仗队的庄严肃穆、虔诚祈福,每一环节都像是一颗璀璨的星辰,凝聚着生者对逝者无尽的敬意与深深的不舍。

而外婆,这位与外公携手走过漫长岁月、一直悉心照料外公的亲密伴侣,在仪式中就像一位坚韧的守护者,几乎没有片刻闲暇去沉浸于悲伤

爱如陈酿

的海洋。“妈,老爸的衣物放在哪里呀?”“大嫂子,三年前和哥哥那一别,谁能想到再见面竟是这般令人心碎的场景……”面对如潮水般纷至沓来的询问,外婆总是以那份从容不迫、波澜不惊的态度应对着,仿佛岁月早已赋予她一种超脱尘世的豁达与从容。这不禁让人暗自猜测,是不是漫长岁月的风霜雨雪,已经让她对生离死别有了超然的领悟,能够坦然面对这人生的终极离别?

直至仪式渐渐接近尾声,外婆手持一堆外公生前最常穿戴的旧衣服,站在炉前轻声轻语:“这些衣物,是他生前最喜欢的,烧给他,就怕他在那边会冷;还有这双鞋,他说穿着特别合脚,走起路来轻快又自在。”她一件一件地将衣物缓缓投入火中,那专注的神情,仿佛忘记了火焰的灼热与危险,生怕遗漏了任何一件,外公在另一个世界就无法收到这份来自人间的温暖。随着火焰渐渐熄灭,衣物化为了一堆灰烬,外婆仿佛完成了生命中一项无比重要的使命,缓缓移至外公的灵堂前,目光紧紧地凝视着照片中那个熟悉而又亲切的面容,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珍珠般滚落下来,哽咽着说道:“你就这样走了,留下我一个人守着这老房子……”

那一刻,我如梦初醒,恍然大悟,原来真正的悲伤,就像一场悄无声息的夜雨,是在所有喧嚣的仪式落幕之后,才悄然降临,将人心浸透。

外公已离世多年,时光的车轮悄然驶过,今年恰逢他百岁冥寿。外婆借着子女们团聚的时光,随口说着:“今年是你们老爸的百岁冥寿,准备得热闹些,他生前最喜欢热闹。”话语平平淡淡,可那眼神里,分明有着对外公的思念,藏都藏不住。

原来,那份刻骨铭心的挂念,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,从未有过片刻的停歇,始终在岁月的长河中流淌不息。

老一辈的父母爱情,没有新时代年轻人那般直白炽热、肆意张扬,如同绚烂的烟火在夜空中瞬间绽放。他们的爱,悄然隐匿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,宛如夜空中闪烁的繁星,虽不耀眼夺目,却散发着温暖而持久的光芒。一针一线里,缝补着的是无尽的牵挂与关怀;一餐一食中,盛满的是浓浓的深情与厚意。每一处看似平凡细节,皆是深情的自然流露,如同涓涓细流,滋润着彼此的心田。他们鲜少将爱挂在嘴边,然而每一个温柔的眼神、每一次默默的伸手扶持,都在悄无声息地诉说着绵绵不绝的爱意。



花是母亲能给的最珍贵馈赠,一道道槐花美食是她用爱编织的童年记忆。她将对生活的热爱、对我的呵护,都融进简单食材里,让清贫日子有滋有味,让平凡岁月闪着光。

如今我早已离开风沙弥漫的大院,回到父母的故乡四川。岁月流转,老槐树或许已在风雨中老去,或许不复当年模样,母亲也化作天上星辰,离我远去。但每逢槐花盛开,或是超市货架上瞥见包装好的槐花,那缕熟悉清香便悄然袭来,瞬间将我拉回童年槐树下。仿佛又看见母亲踮脚钩槐花的身影,看见她挑拣时专注的眼神,听见她温柔的叮嘱,尝到她亲手做的麦饭,感受到她掌心的温度。

原来,最深刻的思念,往往藏在最寻常的味道里。那缕槐香,是母亲的味,是家的味,更是刻在生命里的爱的味道。而这份思念,也将如槐香般绵长不绝,伴我一生,直至岁月尽头。

■罗婷

时光是一河淌月的水,载着岁月霜华静静流淌,却冲不散记忆深处那缕清芬——那是甘肃地质队大院门口老槐树的香,是母亲指尖揉进岁月的暖,更是我思念里最绵长温润的底色。

生于陇原的川籍儿女,童年一半是戈壁风沙,一半是川味温情。20世纪物资匮乏,地质队大院的日子清简如白开水,街边烤红薯的焦香已是奢念,母亲的陶土坛子却总能酿出生活的甜。盐水浸的泡菜脆嫩爽口,晒足日光的豆瓣酱红亮醇厚,一坛一罐里,藏着母亲对故土的牵挂,更筑成我温暖的港湾。而无数寻常晨昏中,最魂牵梦萦的,仍是初夏槐花开时,母亲为我做的那口独有的鲜香。

母亲做的槐花麦饭,是刻在骨子里的人间至味。她将沥干的槐

花与面粉细细拌匀,指尖捻撒少许精盐,每一粒槐花裹上薄粉,像撒了层霜雪。上锅蒸十分钟,蒸汽裹挟清香漫出锅盖,氤氲了整个厨房。出锅后淋一勺滚烫辣椒油,撒几粒翠绿葱花,软糯麦饭裹着槐花清甜,混着川味鲜香,一口下去,暖意漫过舌尖,幸福感填满胸腔。有时母亲还会做槐花鸡蛋饼,清甜与醇香完美融合,面糊在平底锅里滋滋作响,煎得外酥里嫩,咬开时香气从齿间溢出,每一口都是味蕾的盛宴。母亲坐在一旁,看着我狼吞虎咽,眼角眉梢堆着笑,轻声说:“慢点吃,锅里还有好多,管够。”那眼神里的宠溺,像槐花蜜般甜进心底。

那时只顾沉醉美味,未曾读懂母亲藏在美食里的深情。后来才明白,物资匮乏的年代,一串串槐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